

云笈七签

《云笈七签》是一部大型道教类书，凡122卷，大约170万字左右，编于北宋真宗时期。编者张君房，宋真宗景德（1004-1007年）进士，安陆（今属湖北）人。曾任尚书度支员外郎、集贤校理、御史台等职。后因“鞫狱无状”，谪官宁海。

- [序](#)
- [卷一道德部](#)
 - [总叙道德](#)

序

祀汾阴之岁，臣隶职霜台，作句稽之吏。

越明年秋，以鞠狱无状，谪掾于宁海。

冬十月，会圣祖天尊降延恩殿，而真宗皇帝亲奉灵仪，躬承宝训，启绵鸿于帝系，濬清发于仙源。

诞告万邦，凝休百世。

于是天子锐意于至教矣。

在先时，尽以秘阁道书、太清宝蕴太清宝蕴：指太清宫唐写本《道藏》。

出降于余杭郡，俾知郡故枢密直学士戚纶、漕运使今翰林学士陈尧佐，选道士冲素大师朱益谦、冯德之等，专其修较，俾成藏而进之。

然其纲条湮漫，部分参差，与《琼纲》、《玉纬》之目舛谬不同。

岁月坐迁，科条未究。适纶等上言，以臣承乏，委属其绩。

时故相司徒王钦若总统其事，亦误以臣为可使之。

又明年冬，就除臣著作佐郎，俾专其事。

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，并续取到苏州旧《道藏》经本千余卷，越州、台州旧《道藏》经本亦各千余卷，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，《明使摩尼经》等，与诸道士依三洞纲条、四部录略，品详科格，商较异同，以铨次之，仅能成藏，都卢四千五百六十五卷，起千字文“天”字为函目，终于“官”字号，得四百六十六字。

且题曰：《大宋天宫宝藏》。

距天禧三年春，写录成七藏以进之。

臣涉道日浅，丁时幸深，诩期尘土之踪，坐忝神仙之职？蛙跳缺瓮，积迷虿蟹之区；蚋泊浮萍，但局鹪鸡之覆。虽年栖暮景，而宝重分阴。

于是精究三乘，详观四辅，采摭机要，属类于文。

探晨灯虹映之微，综玉佩金珰之说。

泥丸、赤子、九宫，爰系于一方；神室、婴儿、百道，皆根于两半。

至如三奔三景之妙，九变十化之精，各探其门，互称要妙。

刻舟求剑，体貌何殊？待兔守株，旨意宁远。因兹探讨，遂就编联，掇云笈七部之英，略宝蕴诸子之奥，总为百二十卷，事仅万条。

习之可以阶云汉之游，览之可以极天人之际。考核类例，尽着指归，上以酬真宗皇帝委遇之恩；次以备皇帝陛下乙夜之览；下以裨文馆校讎之职，外此而往，少畅玄风耳。

臣君房谨序

卷一道德部

总叙道德

《老君指归》曰：太上之象，莫高乎道德；其次莫大乎神明；其次莫大乎太和；其次莫崇乎天地；其次莫着乎阴阳；其次莫明乎大圣。

夫道德，所以可道而不可原也。神明，所以可存而不可伸也。太和，所以可体而不可化也。天地，所以可行而不可宣也。阴阳，所以可用而不可传也。大圣，所以可观而不可言也。故度之所度者知，而数之所数者少，知之所知者浅，而为之所为之者薄。至众之众不可数，而至大之大不可度。

微妙穷理，非知之所能测，大成之至，非为之所能得，天地之间祸乱患咎，非事之所能克也。故不道之道，不德之德，政之元也；不名之名，亡功而功，化之根也。是故王者有为而天下有欲，去醇而离厚，清化而为浊。开人耳目，示以声色，养以五味，说以功德，教以仁义，导以礼节，民如寢觉出于冥室，登丘陵而盼八方，览参辰而见日月。故化可言而德可列，功可陈而名可别。是以知放流而邪伪作，道德壅蔽，神明隔绝。百残萌生，太和消竭。天下惶惶迷惑，驰骋是非之境，失其自然之节。情变至化，糅于万物。悴憔悴黑，忧患满腹，不安其生，不乐其俗。丧其天年，皆伤暴虐。是以君臣相顾而营营，父子相念而恋恋，兄弟相忧而凄凄，民人恐惧而个双身。个双身相结，死不旋踵，为患祸也。父子恋恋，兄弟凄凄，昏定晨省，出辞入面，为天伤也。臣见其君，五色无主，疾趋力拜，翕肩促肘，稽首膝行以严其上者，为不相亲也。故可道之道，道德彰而非自然也；可名之名，功名显而非素真也。

《老君指归略例》曰：夫物之所以生，功之所以成，必生乎无形，形由乎无名。无形无名者，万物之宗也。不温不凉，不宫不商，听之不可得而闻，视之不可得而彰，体之不可得而知，味之不可得而尝。故其为物也则混成，为象也则无形，为音也则希声，为味也则无呈。故能为品物之宗主，包通天地，靡使不经也。若温也，则不能凉矣。宫也，则不能商矣。形必有所分，声必有所属。故象而形者，非大象也。音而声者，非大音也。然则四象不形，则大象无以畅；五音不声，则大音无以至。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，则大象畅矣。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，则大音至矣。故执大象则天下往，用大音则风俗移。无形畅，天下虽往，往而不能释也；希声至，风俗虽移，移而不能辩也。是故天生五物，无物为用；圣行五教，不言为化。是以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也。五物之母，不炎不寒，不柔不刚。五教之母，不嫩不味，不恩不伤。虽古今不同，时移俗易，此不变也。所谓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者也。天不以此则物不生，治不以此则功不成。故古今通，终始同。执古可以御今，证今可以知古始，此所谓常也。无皎昧之状，温凉之象，故知常曰明也。物生功成，莫不由乎此，故以阅众甫。夫奔电之疾，犹不足以一时周；御风之行，犹不足以一息期。善速在不疾，善至在不行。故可道之盛，未足以官天地；有形之极，未足以府万物。是故叹之者不能尽乎斯美，咏之者不能畅乎斯弘。名之不能当，称之不能既。名必有所分，称必有所由。有分则有不能，有由则有不尽。不兼则大殊其真，不尽则不可以名。此可演而明也。夫道也者，取乎万物之所由也。玄也者，取乎幽冥之所出也。深也者，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。大也者，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。远也者，取乎邈邈而不可及也。微也者，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。然则道玄深大妙远之言，各有其义，未尽其极者也。然弥纶无极，不可名细；微妙无形，不可名大。是以《经》云：字之曰“道”，谓之曰“玄”，而不名也。然则言之者失其常，名之者离其真，为之则窒其性，执之则失其原矣。是以圣人以不言为主，则不违其常；不以名为常，则不离其真；不以为为事，则不败其性；不以执为制，则不失其原矣。然则老君之文，欲辩而诘者，则失其旨也；欲名而责者，则违其义也。故其大归也，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；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。因而而不为，损而不施，崇本以息末，守母以存子；贱夫巧术，为在未有，无责于人，必求诸己；此其大要也。而法者尚乎齐同，而形以检之；名者尚乎定真，而言以正之；儒者尚乎全爱，而誉以进之；墨者尚乎俭嗇，而智以立之；杂者尚乎众美，而总以行之。夫形以检物，巧伪必生；名以定物，理恕必失；誉以进物，争尚必起；矫以立物，乖违必作；杂以行物，秽乱必兴。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，物失所载，未足守也。然致同涂而异至，合旨而趋乖，而学者惑其所致，迷其所趋。观其齐同则谓之法，睹其定真则谓之名，察其纯爱则谓之儒，鉴其俭嗇则谓之墨，见其不系则谓之杂。随其所鉴而正名焉，顺其所好而执意焉。故使有纷纭愤错之论，殊趋辨析之争，盖由斯矣。又其为文也，举终以证始，本始以尽终。开而弗达，导而弗牵。寻而后既其义，推而后尽其理。善法事始以首其论，明夫会归以终其文。故使同趋而感发于事者，莫不美其兴言之始，因而演焉；异旨而独构者，莫不说其会归之征，以为证焉。夫涂虽殊必同其归，虑虽百必均其致，而举夫归致以明至理，故使触类而思者，莫不欣其思之所应，以为得其义焉。凡物之所以存，乃反其形；功之所以克，乃反其名。夫存者不以存为存，以其不忘亡也；安者不以安为安，以其不忘危也。故保其存者亡，不忘亡者存；安其位者危，不忘危者安。善力举秋毫，善听闻雷霆，此道之与形反也。安者实安，而曰非安之所安；存者实存，而曰非存之所存；侯王实尊，而曰非尊之所尊，皆理之大者也。名号生乎形状，称谓出乎涉求。名号不虚生，称谓不虚出。故名号则大失其旨，称谓则未尽其极。是以谓玄，则玄之又玄；称道，则域中有四大也。

《韩非子·主道篇》曰：道者，万物之始物从道生，故曰始，是非之纪也是非因道彰，故曰纪，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，治纪以知善败之端。故虚静以待令，臣将自表异君见其志，臣用其意以称之。故曰：去好去恶，臣乃见素；去贤去智，臣乃自备。故有智而不以虑，使万物知其处；有行而不以贤，观臣下之所因；有勇而不以怒，使群臣尽其武。是故去智而有明，去贤而有功，去勇而有强。群臣守职，百官有常，因能而使之，是谓习常。故曰：寂乎其无因而处，寥乎莫得其所名。明君无为之于上，群臣慎惧于下。明君之道，使智者尽其虑，而君因以断事，故君不穷于智；贤者救其材，君因而任之，故君不穷于能。有功则君有其赏，有过则臣任其罪，故君不穷于名。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，不智而为智者正。臣有其劳，君有其成功，此之谓贤主之经也。 《淮南·洪烈》曰：“夫道者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拆八极；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；包裹天地，禀授无形；原流泉淳，冲而徐盈；混混汨汨，浊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于天地，横之而弥于四海，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；舒之幌于六合，卷之不盈于一握。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；横四维而含阴阳，宇宙而章三光；甚淖而溥，甚纤而微。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；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；日月以之明，星辰以之行；麟以之游，凤以之翔。

太古二皇，得道之柄，立于中央；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。是故能天运地滞，轮转而无废，水流而不止，与万物终始。风兴云蒸，事无不应；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；鬼出电入，龙兴鸾集；钧旋轂转，周而复匝；已雕已琢，还反于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于道，无为言之而通乎德；恬愉无矜而得于和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；神托于秋毫之末，而大与宇宙之总。其德优天地而合阴阳，节四时而调五行；?句旬覆育，万物群生；润于草木，浸于金石；禽兽硕大，毫毛润泽；羽翼奋也，角觝生也，兽胎不殍，鸟卵不殍；父无丧子之忧，兄无哭弟之哀；童子不孤，妇人不孀，虹姿不出，贼星不行；含德之所致。

夫太上之道，生万物而不有，成化象而弗宰。跛行喙息，蛄飞蠕动，待而后生，莫之知德；待之后死，莫之能怨。得以利者不能誉，用而败者不能非；收聚畜积而不加富，布施稟授而不益贫；周旋而不可究，纤微而不可勤；累之而不高，堕之而不平；益之而不众，损之而不寡；斫之而不薄，杀之而不残；凿之而不深，填之而不浅。惚兮恍兮，不可为象兮；恍兮惚兮，用不屈兮；幽兮冥兮，应无形兮；濛兮洞兮，不虚动兮；与柔刚卷舒兮；与阴阳俯仰兮。葛仙公《五千文经序》曰：老君体自然然而，生乎太无之先，起乎无因，经历天地终始，不可称载；穷乎无穷，极乎无极也。与大道而轮化，为天地而立根。布气于十方，抱道德之至纯。浩浩荡荡，不可名也。焕乎其有文章，巍乎其有成功，渊乎其不可量，堂堂乎为神明之宗。三光持以朗照，天地稟之得生，乾坤运以吐精。高而无民，贵而无位，覆载无穷。是故八方诸天，普弘大道。开辟已前，复下为国师，代代不休，人莫能知之。匠成万物而不言我，为玄之德也。故众圣所共宗。道尊德贵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，惟老氏乎！周时复托神李母，剖左腋而生，生即皓然，号曰“老子”。老子之号，因玄而出，在天地之先，无衰老之期，故曰老子。世人谓老子当始于周代。老子之号，始于无数之劫，窃窈冥冥，眇邈久远矣。周室世衰，大道不行，西游天下。关令尹喜曰：“大道将隐乎，愿为我着书。”于是作《道德》二篇五千文上下经焉。

《老君戒文》云：老君生玄洪圣堂。尔时未有天地日月，手无所攀，足无所蹠，悬身而处，不堕不落；身着三光之衣，照于虚芒，如今日月之光也。

《混元皇帝圣纪序》曰：原夫大道玄寂，理极无为；上德冲虚，义该众妙。是以精凝真一，非假物以称生；形结九空，不待有而成体。含神太混，毓粹幽原，恍惚先天，希微至极。故能真融金网，教逸不言；惠涣玉京，慈光有物。二仪持以覆载，万品赖以滋荣。神冠阴阳，

功成造化。先天地而独立，后尘劫而无昧。

唐开元皇帝《道德经序》曰：昔在元圣，强着玄言。权舆真宗，启迪来裔。遗文诚在，精义颇乖。撮其指归，虽蜀严而犹病；摘其章句，自河公而或略。其余浸微，固不足数。则我玄元妙旨，岂其将坠？朕诚寡薄，常感斯文，猥承有后之庆，恐失无为之理。每因清宴，辄叩玄关；随所意得，遂为笺注。岂成一家之说，但备遗阙之文。今兹绝笔，是询于众公卿庶僚、道释二门，有能起予类于卜商，针疾同于左氏。渴于纳善，朕所虚怀；苟副斯言，必加厚赏。且如谏臣，自圣幸非此流。悬市相矜，亦云小道。既其不讳，咸可直言。勿为来者所嗤，以重朕之不德。

唐吴筠《玄纲论·道篇》曰：道者何也？虚无之系，造化之根，神明之本，天地之元。其大无外，其微无内，浩旷无端，杳冥无际。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，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。混漠无形，寂寥无声；万象以之生，五行以之成。生者无极，成者有亏。生生成成，今古不移。此之谓道也。德者何也？天地所禀，阴阳所资；经以五行，纬以四时；牧之以君，训之以师；幽明动植，咸畅其宜；泽流无穷，群生不知谢其功；惠加无极，百姓不知赖其力。此之谓德也。然则通而生之谓之道，道固无名焉；畜而成之谓之德，德固无称焉。尝试论之：天地人物、仙灵鬼神，非道无以生，非德无以成。生者不知其始，成者不见其终。探奥索隐，孰窥其宗？入有之末，出无之先。莫究其朕，谓之自然。自然者，道德之常，天地之纲也。又曰：道德者，天地之祖；天地者，万物之父；帝王者，三才之主。然则道德、天地、帝王一也，而有今古浇淳之异，尧桀理乱之殊者何哉？夫道德无兴衰，人伦有否泰，古今无变易，情性有推迁。故运将泰乎则至阳真精降而为主，贤良辅而奸邪伏矣；时将否乎则太阴纯精升而为主，奸邪弼而贤良隐矣。天地之道，阴阳有数，故理乱之殊也。所以古淳而今浇者，亦犹人幼愚而长慧也。婴儿未孩，则上古之含纯粹也；渐有所辩，则中古之尚仁义也；成童可学，则下古之崇礼智也；壮齿多欲，则季世之竞浮伪也。变化之理，世俗之宜，故有浇淳之异也。核其所以，原其所由，子以习教而性移，人以随时而朴散。虽然，父不可不教于子，君不可不理于人。教子在于义方，理人在于道德。义方失则师友不可训也；道德丧，则礼乐不能理也。虽加以刑罚，益以鞭楚，难制于奸人贼子矣。是以示童儿以无逛，则保于忠信；化时俗以纯素，则安于天和。故非执道德以化人者，未闻其至理也。

唐陆希声《道德经传序》曰：大道隐，世教衰，天下方大乱。当是时，天必生圣人。圣人忧斯民之不底于治，而扶衰救乱之术作，周之末世其几矣。于是仲尼阐三代之文以扶其衰，老氏据三皇之质以救其乱，其揆一也。盖仲尼之术兴于文，文以治情；老氏之术本于质，质以复性。性情之极，圣人不能异；文质之变，万世不能一也。《易》曰：显诸仁。以文为教之谓也。文之为教，其事彰，故坦然明白。坦然明白，则雅言者详矣。《易》曰：藏诸用。以质为教之谓也。质之为教，其理微，故深不可识。深不可识，则妄作者众矣。夫惟老氏之术，道以为体，名以为用，无为无不为，而格于皇极者也。杨朱宗老氏之体，失于不及，以至于贵身贱物。庄周术老氏之用，失于太过，故务欲绝圣弃智。申、韩失老氏之名，而弊于苛缴刻急。王、何失老氏之道，而流于虚无放诞。此六子者，皆老氏之罪人也。而世因谓老氏之指，其归不合于仲尼。故譬其名，则曰槌提仁义，绝灭礼学；病其道，则曰独任清虚，不可以为治。于戏！世之迷，其来远矣！是使老氏受诬于千载，道德不行于当世，良有以也。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，历陈古今之变，先明道德，次说仁义，下陈礼学之失，刑政之烦，言其驯致而然耳。其秉要执本，在乎情性之极。故其道，始于身心，形于家国，终于天下，如此其备也，而惑者尚多云云，岂不谓厚诬哉！昔伏羲氏画八卦，象万物，穷性命之理，顺道德之和。老氏亦先天地，本阴阳，推性命之极，原道德之奥。此与伏羲同其原也。文王观太《易》九六之动，贵刚尚变，而要之以中。老氏亦察太《易》七八之正，致柔守静，而统织以大。此与文王通其宗也。孔子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导斯民以仁义之教。老氏亦拟议伏羲，弥纶黄帝，冒天下以道德之化，此与孔子合其权也。此三君子者，圣人之极也。老氏皆变而通之，反而合之，研至变之机，探至精之归，斯可谓至神者矣。而王弼以为圣人与道合体，老氏未能体道，故阮籍谓之上贤亚圣之人，盖同于辅嗣。岂以老氏经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？斯不然也。于戏！圣人之在世也，有有迹，有无迹。故道之不行也，或危身历聘，以天下为其忧；或藏名飞遁，示世故不能累。有迹无迹，殊途同归。斯实道义之门，非徒相反而已。然则仲尼之所以出，老氏之所以处；老氏之所以默，仲尼之所以语，盖屈伸隐显之极也。二子安能识之哉？司马迁统序众家，以道德为首，可谓知本末矣。班固作《古今人表》，乃拙老氏于第三品。虽其名可拙，而道可贬乎哉？于戏！老氏之术，见弃于当代久矣，斯数子者之由也。且仲尼亲见老氏，叹其道曰“犹龙乎”。从之问礼。诚无间然，着在纪传，后世不能探其意，是以异端之说纷然，盖迷之者不穷其源，故非之者不尽其致。噫！斯传之不作，则老氏之旨或几乎息矣。今故极其致，显其微，使昭昭然与群圣人意相合。有能体其道，用其名，执古以御今，致理如反掌耳。自昔言老氏术者，独太史公近之；为治少得其道，唯汉文耳。其他皮傅诡说，皆不足取。